

生活

# 浮泛江河,十年守望

莫芝欣

“姚老哥——‘光荣在党50年’纪念章我们给您送来啰——”姚本亨一怔,脸上的皱纹层层叠叠地漾开。

他眯起那双岁月留痕却明亮依旧的眼,笑着应声:“哎,哎,我就来……”

江东渡口落在沅江边,系着辰溪县孝坪镇和泸溪县浦市镇。平日里,江东村每天赶往浦市镇的菜农和去读书的中小学生统共好几百人,逢农历二、七,可就更热闹了——两千多人挤挤挨挨地跨河去赶集。最繁忙的时候,300多米的宽阔江上,来来往往穿梭着10多只载满人的船,像灵巧的鸟儿,在两岸间飞来飞去。

而姚本亨,已经在江东渡口当了十年的值守员了。

姚本亨的工作能力大家有目共睹。他有耐心——

为了落实码头“六不发航”制度,每一次发航前,姚本亨都会细心查验,无一遗漏后才允许出航。他总是戴着老花镜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,才把照片传

到工作群里。

有一次,一名乘客醉醺醺地上船,怎样劝说都不肯穿上救生衣。他一把推开劝阻的姚本亨,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:“我就不穿了!你能拿我怎么样?”

姚本亨没有与乘客争辩,但绝不妥协。他顶着斥骂和抱怨,耐心劝说十几分钟,直到这位乘客穿上救生衣后,才让开船。

他严谨负责——

2021年7月,新冠肺炎疫情悄然降临张家界,很多人都措手不及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现了确诊病例,渡口对面的浦市镇也出现了黄码人员。

姚本亨在接到镇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示后,严守渡口。整整一个月的时间,平日人来人往的渡口门可罗雀,姚本亨却仍坚守在岗位上,日日守望着江面,劝阻每一个试图偷渡的人。

他无私奉献——

十年如一日,以渡口为家的姚本亨,每每提及亲人,总是很愧疚。2016

年老伴失明,工作繁忙的他却每天只有晚上收工回家才能陪老伴说些体己话;几个外孙出生时都没能去看看,也没能好好过一个年。因为春节是渡口码头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,姚本亨只能怀着不舍,一心投入到码头的工作里。

2021年9月24日,是姚本亨75岁生日。儿女孙们从外地赶来为他庆生,从下午三点就开始准备大餐。五点半了,催回家吃饭的电话一个又一个,但姚本亨在电话里说:“你们先吃,你们先吃,我马上回。”眼睛却直望着江对岸。

原来,这天是周五,有个在浦市中学读书的孩子必会乘船回来过周末。他就在那儿等,一直等到最后一趟船接来了这个孩子,才匆匆赶回家中。

十年守望,吹出了姚本亨的皱纹,吹白了他的头发。大家每每赞扬姚本亨的贡献,这位老党员只是微笑着摆摆手,说出来的话却字字铿锵有力:“大事小事总要做点事,钱多钱少都要尽到责!”

记忆

教室变迁折射教育光辉

节假日回爸爸家,我常会见到启蒙老师何老师。师生见面,总会聊上几句关于教育的话题。聊到末尾,她总是感慨:“国家富起来了,现在做老师的可享福了!”对她的話,我深以为然。单一个教室的变化,就足以折射出教育的光辉。

一到四年级,我是在一个叫“土坡里”的地方上学。那一间教室简陋至极,推开大木门,映入眼帘的是黄黄的土墙、黄黑的地面上。教室前面是一块带支架的木黑板。教室有三个木窗户,冬天,教室冷得像冰窖,我们就往教室某个角落一站,用“挤油渣子”的方法来取暖。挤一会儿,身子是挤暖和了,可原本就破旧的衣服变得黄黄的,有的还挤破了,回家少不了挨一顿揍。

1995年师范毕业,我被分配到家乡的乡中心小学——源嘉桥小学。学校硬件设施是本乡最好的。两层红砖小楼,墙面粉刷得雪白雪白。白墙绿栏杆给人素雅的美。教室南北各有三个大玻璃窗,黑板是水泥墙上刷上黑油漆,漆黑发亮。课桌椅分开,高度也更适合小学生的身高。

天热时,打开门窗,教室里一点也不闷,丝丝凉风轻轻拂过;天冷时,关上门窗,冷风吹不进来,老师和几十个孩子一起学习,室内弥漫着一股自带的热气。

光阴似箭,转眼到了2010年,我工作的向阳花学校,各班都有黑亮亮的金属黑板,清一色的电脑讲桌和投影仪,可以调节高矮的漂亮课桌。老师们上课可以利用电脑播放课件,上传下载视频文件,还可以编辑文件、联网查找资料。

2012年,学校开始安装一体机。老师们可在课件上自由修改,学生可以上台操作,可以在投影台上展示资料,还可以将电脑变成白板自由书写。软件有海量的教学资源任君选择,只要用电子笔或手指轻轻一点,直观形象的教学场景立马呈现在眼前……老师教得轻松高效,学生学得眉开眼笑。

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,我的幸福指数逐年提升。



随笔

为雪相思,作为一个南方人,我一直想着,要是能来一场北方那样的大雪,抚慰一下相思之苦,那就好了。

我在北京工作过几年,见识过北方下雪的气势与场景:北风刮得呼呼叫,雪花就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,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;不一会儿,地上就白了,房顶上都被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毛毯,就连树木们,也换上了蓬松松、亮晶晶的银装;放眼望去,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冰雪世界。

也许真是气候变暖的原因,现在冬天的气温越来越高了。我记得小时候,乡下冬天很冷,经常下大雪。有一年春节,大雪封门,我和弟弟用了10多分钟推走雪后才打开大门。大雪天并不影响小朋友的活动,家门口那平整的田野便成了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和用木板滑雪的乐园。也许是因过节放假的缘故,哪怕是把衣服都玩湿了,父母也不会批评我们,只是反复提醒要小心、别摔跤。

真正玩到开心的时候,我们早就把大人的交待忘到脑后了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心有余悸。一个是在山坡上滑雪,坡面陡速度快,非常过瘾,可因为一个小石头,大家在半腰处高速撞到了一起,结果人仰马翻,头撞破了皮出了血,立即被送到村卫生室包扎。第二个场景是邻居老弟滑冰时速度太快,直接就滑进了大水塘上为鱼换气敲碎的口子,好在水塘边有根平时用来赶鸭子的长竹杆,大家齐心协力用竹杆把他救了出来。

那时候我就想,要是有个专门的场地,给小朋友滑冰滑雪,那又该有多好啊!梦想终究会成真,离我家不太远的地方,建成了一个冰雪世界游乐场,这下子,孩子们不会有我们小时候那样的遗憾了。高兴之余我又有了新的想法,什么时候能去北京2022冬奥会场馆看看?我真想去感受一下在一流滑雪场滑雪的滋味。



湖南省作协会员  
龙玉纯

相映如画

印象



汤青/摄



战士与老兵

平江县教育局 吴抄金

《长津湖》电影里战士的形象还

有些模糊,我想起了村子东头住有一位年逾90岁的志愿军老兵。

与电影里器宇轩昂的战士相比,老兵甚至不像一个兵。他身高只有一米六。即使是走路,也肩膀一边高一边低的,难以看出昔日军人的风采。

原本村子也如电影里千里的家乡一样,充满了宁静。老兵对我讲,是日军的入侵打破了这里的宁静。日军不仅对村子发动了空袭,还实行了扫荡,甚至带来了勘探队,不断地探测是否有矿产。这个时候,官军与民兵组成联队,在牛形山头占据有利位置对日军进行了阻击。

何患能记千年事。我确信,家园沦陷、同胞被辱、资源被盗,老兵自小算是入了心。

1950年,美军仁川登陆,入侵朝鲜,兵锋直指我国边境鸭绿江。

国有战。老兵不顾亲朋的劝说,毅然选择了参军。那一年,老兵年轻,刚好20岁。

但战场不似故乡。老兵入朝没多久,就与美军直接相遇。

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,空气中还弥漫着浓厚的雾气,老兵所在的部队突然发现前方的晨雾中间挤出了一排黑色的身影。黑影高大,老兵与之相比,要足足矮了一个头。“是美国大兵。”排长直接发出战争的指令,“开火!”

这只不过是一小股美军散兵。硝烟散尽,美军被全部歼灭。在尸体横陈的战场,老兵发现,美国士兵不仅武器先进,穿得要比他厚很多。

“朝鲜战场,苦寒之地,就是不如家乡暖和。”老兵挽起裤脚,告诉我说,“朝鲜一役,就此落下了脚疾。”

战争结束了。

老兵没有籍凭军功留居部队,他

选择回到了家乡。老兵建了两次房子,才最终定居在了村子的东头,正好对望着牛形山的战壕。

算上童年,老兵已经经历了与两国战士的战争。他一生只有两个点:要么是战场、要么是故乡。其他的地方,老兵可以驻足,却不会停留。

去年,老兵摆下了90岁的寿宴,对外宣告了自己的年龄。

前段时间,我回村子,找到了老兵,对他说:“这次,我请你一起看《长津湖》。”

正这样说着,天却骤然冷了下来。昼夜强大温差平添了许多的冷锋,树叶也从葱绿变成了枯黄。冬阳过境,夹带着许多的冰晶从外部袭来。大树依然坚挺,树叶却已悄然飘零。

一如《长津湖》的片尾,让人感到寒冷与动容。